

杨剑桥 杨柳 著

枫窗语文札记

自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语言文字，主要是汉语汉字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新词语的大量产生、外来词的纷纷引进、旧词语的重新起用、网络语言的异军突起，以及语言文字的规范化。



復旦大學出版社



枫窗语文札记

杨剑桥 杨柳 著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枫窗语文札记/杨剑桥,杨柳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3
ISBN 978-7-309-06430-8

I. 枫… II. ①杨…②杨… III. 汉语-文集 IV. H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2687 号

枫窗语文札记

杨剑桥 杨 柳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 fudanpress. com <http://www. fudanpress. 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出品人 贺圣遂

印 刷 上海崇明南海印刷厂

开 本 787 × 960 1/16

印 张 13.75

字 数 211 千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9-06430-8/H · 1267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六书”及与“六书”相关的问题	1
字义和词义	8
字形、字音和字义的感染	10
非对称繁简字小议	12
为什么要写“鍾”？	14
“身份证”还是用“份”好	15
两种部首系统	18
汉语中的切脚字和合音字	20
汉字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文字？	23
日本的文字改革	25
通假研究述略	28
语音的历时演变	36
正月与秦始皇无关	38
读音奇怪的形声字	40
上海话中的古重唇音	42
zh 和 ch 的上古读音	44
上古汉语有复辅音声母	46
什么是历史比较法？	48
什么是内部拟测法？	52
交韵、抱韵和双声诗、叠韵诗	54
古书中的特殊读音	57
普通话中的文白异读	59
文白异读和词义转移	61

北京话文白异读的来源	63
“尖团音”释义小议	67
“曾”也可以读 céng	72
也谈“主意”怎么读	74
关于“衰”字读音的一点补充	76
“永锡尔类”的“锡”该怎么念？	79
“箪食壶浆”的“食”为什么读 sì?	82
拼音文字和实际读音	84
普通话 po 等的读音	86
字母词该怎么读？	88
阿拉伯数字的读法问题	90
字典音序一议	92
关于近体诗“黏对”的定义	95
格律诗多音多义字的判断	101
词汇的历史演变	103
古汉语同义词连用说	105
同义词的产生原因	107
反义词的构成条件	109
联绵词说略	111
当代英语对汉语词义的影响	114
词的理据	116
说表义声符	118
右文说说	120
说“因声求义”	122
说反训	125
释义最好顾及词源	127
“不借”者，鞋也	130
关于“斯”字词义的一点意见	132
关于“外来概念词”的通信	134
怎样判别词？	137

什么是异形词？	139
小议“笔画”、“成分”、“红彤彤”	142
兼类词说略	144
什么是句子？	147
单句和复句的划界问题	149
说语序	151
“以……为……”就是意动用法吗？	153
“求人可使报秦者”辨释	155
“乃师”、“乃父”没用错	159
语意连贯的方法	162
古汉语词类活用研究综述	164
同事的爱人最难称呼	173
也谈“万岁”	174
此“閒”非彼“闲”	178
“愚公”究竟愚不愚？	181
高考语文试卷用语质疑	183
《诸神的起源》语言学疏误举隅	187
从语言学角度看《新世纪现代汉语词典》	193
当代中国语文的演变和展望	201
跋	213

“六书”及与“六书”相关的问题

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的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体系之一，目前，其他三种最古老的文字体系——苏美尔楔形字、埃及圣书字和墨西哥玛雅文都早已死亡，唯独汉字依然生命力旺盛，一点儿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的迹象。汉字不但起源很早，而且我们的祖先有关汉字形体构造的研究也发轫较早。例如《左传·昭公元年》记载医和说过“于文，皿虫为蛊”的话，意思是“皿”和“虫”两字合为一个“蛊”字，人饮用了器皿中有虫的水就会害病；《韩非子·五蠹》也有“自环者谓之厶（私），背厶谓之公”的话，从文字学的角度解释了公和私的不同。这种研究的一个硕果就是“六书”说的诞生。

“六书”说是我们的古人关于汉字形体构造六种体例的一种理论。其名称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五曰六书……”东汉郑玄注：“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周礼》的成书不迟于东周惠王时代（前 676—前 652），也就是说，“六书”说在东周早期就已形成。以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到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时，就进一步把六书的名称和顺序定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和假借，并第一次对六书的含义作了解释。至此可以说，在公元 100 年左右，我们的祖先关于汉字形体结构的分析已经系统化了、理论化了。以后历代语言文字学家对此虽然多有补充和发明，但是大致不出“六书”的范围。

根据已有的研究，“六书”所谓的六种体例分别可以作如下理解。

一、象形。许慎云：“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这是说象形之例是对于客观世界具体可象之物的形象化描绘，例如“日”字和“月”字就是随着客体屈曲弯折，画出太阳常圆、月亮多缺的形状。象形

可分为两种：一是象事物整体之形，如“人、手、山、水、鱼、鸟”等；二是象事物的主要特征，如“牛、羊”只画出牛、羊的头部。应该注意的是，不少象形字虽然与原始人类的图画极为相似，但因为它们具有固定的字形、字音和字义，所以与图画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指事。许慎云：“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这是说指事之例是用简单的符号来标指抽象的事物和概念，例如“上”字和“下”字就是用简单的一点（或一短横）放在一长线条的上面和下面，来表示上和下两个概念。指事之例也可分为两种：一是纯粹用简单的符号，如“一、二、三、十、上、下”等；二是在象形字的基础上添加简单符号，如“亦、刃、本、立、旦”等。在实际辨识中，指事和象形往往会发生混淆。但是指事字必定有简单符号，象形字没有，这是两者最重要的区别。

三、会意。许慎云：“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这就是说会意之例是组合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体字而成为一个新字，并会合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独体字的意义而来表现一个新的字义。例如，“武”字会合“止”和“戈”，表示用武力止息干戈之义；“信”字从“人”从“言”，表示人说话以诚信为贵。会意字组合成分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例如“森”为三木会聚，并列关系，象征数量众多；“相”是以目视木，支配关系，表示省视；“臭”为犬之自（鼻子），修饰关系，表示闻或气味。同时，这些关系又是古人约定俗成的，不以他人意志为转移的，例如“兵”从斤从双手，只表示武器，不能理解为斧头砍手；“走”从大从止，只表示奔跑，不能理解为人的脚。那种吹嘘汉字的神奇功能，认为汉字字形完全能表达其含义的观点，其实是不科学的。会意字有省形之例，即形符太复杂的话就加以简省，如“孝”从老省，从子。会意字还有会意兼形声之例，即会意字的某一组成部分兼表读音，如“娶”从女从取，“取”兼表全字读音。此外，在实际辨识中，会意和象形容易发生混淆，不过象形必定是独体字，如果强行分拆，其中至少有一部分不成字。例如“果”，拆出“木”以后，剩下部分不成字，因而属于象形；“原”拆出里面的“泉”字以后，剩下部分为“厂（山崖）”，因而属于会意。

四、形声。许慎云：“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这是说形声之例是由表事义的形符和比方读音的声符相合而成的。例如

“江”、“河”两字，都以“水”为形符，而分别以“工”和“可”比方其读音。值得注意的是，形符表事义，其实只是表事义的类属或关系，不能精确完整地表现字义。例如“桃、李、梅、橘”，形符“木”只表示树木，并不详细指明是否是果树和哪一种果树。这种情况尤以后代为甚，例如尽管后代的桥多以石头、钢筋水泥造成，但“桥”字居然仍然从“木”！此外，形声字又有省声、省形、形声兼会意等。省声即声符太复杂而加以简省，如“疫”从广，役省声；“褰”从衣，寒省声。省形跟会意字的省形一样，即形符太复杂而加以简省，如“星”从晶省（“晶”字的本义是星星），生声；“耆”从老省（“耆”的本义是老人），旨声。与会意字有所谓会意兼形声一样，形声字也有形声兼会意之例。所谓形声兼会意，是说形声字的声符除了表音以外，又兼表字义，如“驷”的声符既表示全字的读音同“四”，又表示一车所套的马为四匹。实际上形声兼会意和会意兼形声，两者着眼不同，本质则相同，因而两者往往难以严格区别开来。

五、转注。许慎云：“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许氏的话过于模糊、简略，造成后人对于转注的不同理解多达几十种。其中最有影响的有四种：(1)形转。清江声认为在古代五百四十类部首之中，属于同一个部首的字，意义往往相同而可以互相训释，如“考”和“老”同属“老”部，同含年老之义。(2)义转。清戴震认为意义的类别一样的字，可以互相训释，如“考”和“老”同属年老一类，《说文》“老”字下说“考也”，“考”字下说“老也”，两字互训。(3)音转。清章炳麟认为转注是指由不同方言区创造出来的声类或韵类相同，语根相同、意义相似的字，“考”和“老”原属同一语根，只是后代声母和意义有微小变化。(4)清朱骏声则把许慎原话改为：“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即认为转注就是字义的引申，如号令之“令”引申为县令之“令”，尊长之“长”引申为县长之“长”。以上四种，何种为是，学界尚无结论。

六、假借。许慎云：“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一般认为，许氏的定义是对的，但举例有误，“令”、“长”乃字义引申之例。因此朱骏声改为“‘朋、来’是也”。这就是说，所谓假借是对于那些没有自己的本字的词，依据读音的相同相近关系，借用另一个字来表示。例如借用原意是鹏鸟的“朋”来代表意为朋友的 péng 这个词，借用原意是麦子的

“来”来代表意为来去的 lái 这个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谓的假借，是指本无其字的借用，与本有其字的借用（一般称为“通假”）并不相同。例如“亦”的本义是人体的腋下，但语言中有一个读 yì，意为“又、也是”的虚词难以造出本字，人们于是借用“亦”来表示，另造一“腋”字来表示“亦”的本义，这就是本无其字的假借；而如果当时文字系统中已经有“早（早晨）”、“蚤（跳蚤）”，那么在应该用“早”的地方用了“蚤”，就属于本有其字的借用，即通假。

“六书”说是我国古代人民创造的重要的文字学理论，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汉字的绝大多数都可用“六书”说来分析解释，许多上古字义也因此而为后人所知。例如“刊”字从刀干声，本义为刀削，则所谓“不刊之论”就是不能改动的言论（古人的文章写在竹简木牍上，要改动字句，就用刀削去）；“颇”字从页（头颅）皮声，本义为头偏，则所谓“偏颇”一词的构造乃是同义词素的联合；“企”字从人从止，本义为踮起脚跟远望，则所谓“企盼”、“企图”乃是盼望、希望之意，而企鹅也正是因其站立时如人企望之状而得名，等等。不仅如此，通过六书分析古文字，还有助于后人考见上古社会的面貌。例如“财、贸、赐、買（买）”等字均从贝，说明中国货币的早期形式乃是贝壳，“美”字从羊从大，说明古人以羊大为美的审美观，“爲（为）”字从爪从象，说明我们的先人曾经大量役使大象进行劳作。

不过，汉字造字在先，“六书”说创立在后，先人造字时并不知道后人会有“六书”一说，于是往往有一些汉字无法纳入“六书”说的范畴。例如“匱”，意为不可，字形是反写的“可”字；“县”，意为悬挂，字形是“首”字的倒写；“毋”为“母”字的变形；“刁”为“刀”字的变易；“子”为“子”的缺损，等等。而一些现代汉字更无法用“六书”来分析，如“鸡”、“观”、“邓”三字从又，变“兵”为“乒乓”等等。有鉴于此，有些文字学家就设法对“六书”说加以修正，如唐兰提出“三书”说，即象形、象意、形声，陈梦家提出另一种“三书”说，即象形、假借、形声。但是，不管是新“三书”说还是旧“三书”说，在不能分析解释全部汉字这一点上，与“六书”说并没有根本的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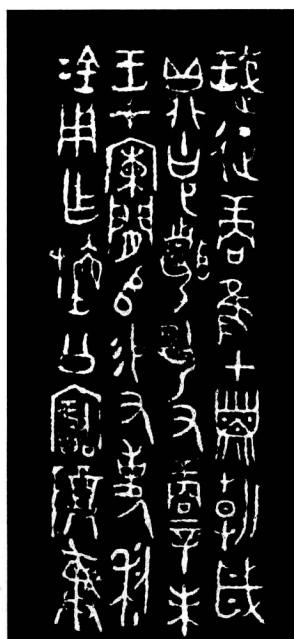
从古到今，汉字的总数大约有十万之巨。在这十万汉字中，象形、指事等各“书”所占的比重并不相同，其中以形声最为能产，字数最多，约占全部汉字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而以指事、转注为最少。

关于六书的另一个问题是，六书的次序，究竟是象形在先还是指事在先？根据文字起源于图画的原理，以及指事、会意、形声均须以象形为基础的事实，一般认为象形在先。不过，自从1954年以来西安半坡等地出土了大量陶器刻划符号以后，由于这些陶器属于仰韶文化时期，距今约六七千年，远早于有大量象形字的距今三千多年的甲骨时代，所以一些学者又提出了指事在先的主张。这一问题，目前尚无定论。



甲骨文：毕虎，允毕，获麋八十八，彖一，豕三十又二。

关于六书，又有人提出“四体二用”说，即前四书是造字之法，为“四体”，后二书并未造出新字，只是利用前四书之字代表其他语词，因而是用字之法，为“二用”。这一理论颇得大家的赞同，因为转注和假借至少与汉字的形体构造是无关的。不过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词义的引申和文字的借用虽然并非直接造字，但是间接也促进了造字。例如“责”的本义是债务，由债务引申出要求、责备、责任等意义后，促使人们又替债务义造出了一个区别字“债”；“其”的本义是簸箕，当“其”被虚词借用以后，促使人们又替簸箕义造出了一个后起本字“箕”，因此后二书仍然是造字之法。



金文《利殷》：武王征商，隹甲子朝，岁鼎，克晤夙，又（有）商。

辛未王才（在）富自，易（赐）右史利金，用作旛公宝尊彝。

最后，我们考察汉字的形体构造，应该注意依据古文字，仅仅依靠后代的字形，难免有误。例如有人说“奔”字从天，贲省声，也有人说“奔”的声符是“本”，但金文“奔”字是会意字，从天从三止，为一人奔跑之状，三止表示速度快。又如有人说古人把“射”和“矮”两字造颠倒了，寸身当是矮，委矢当是射。但在甲骨文金文中“射”确实是张弓搭箭之状，后代形讹而为寸身；“矮”字则是后起的形声字，“委”是声符，并没有放箭的意思。

综上所述，“六书”说对于我们了解汉字的造字理据，掌握汉字的古义，并进而研究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都具有重大意义。同时，通过学习，我们也可以知道古今汉字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象形字“日”、“月”的现代形态早已不象形了，太阳已从圆形变成方形，月亮也已经生出棱角，会意字“奔”、“兵”也早已无法会合其义，即使在繁体字中，它们的造字理据也已经大致丧失。现在“日”、“月”、“奔”、“兵”等等只是作为一种音义符号被人们所使用。曾经有人竭力主张恢复繁体字，以为简化字破坏

了汉字的理据,以致大学生看不懂繁体的“后汉书”三个字。其实,造字理据的破坏不自简化字开始,即使恢复了繁体的“后汉书”三个字,大学生们依然看不懂小篆的“后”字“汉”字“书”字,甚至看不懂甲骨文的“日”字“月”字。担心中华文化会因简化字而断裂的人们何不直接主张恢复甲骨文、金文呢?汉字在一定程度上的简化,从汉字的初创时期就已经开始,这是汉字本身的进步,也是中国社会的进步。毕竟除了遗老遗少,现在还能有几个人愿意用甲骨文、金文、小篆来写信做文章呢?

1994年8月

字义和词义

字和词的关系是经常困扰汉语学习者和研究者的问题之一。在西方语文中，字就是字母，字的组合就是词，除了俄语的 *c*(从, 同, 带)、*o*(关于), 英语的 *a*(一个)、*I*(我)等等以外，很少有一个字就是一个词的现象。汉语则不然，“国家”是一个词，“国”和“家”又各是一个词；而严格地说，“国家”中的“国”和“家”又只是两个同义的词素，“七十七国”和“我有一个家”中的“国”和“家”则是独立的词。这样颠来倒去，就把人搞懵了。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字义和词义。词义有本义和引申义之分。所谓本义，是指我们所能追溯到的词的最早的意义；而本义发展推衍出来的意义就是引申义。词的本义可以根据古代的字形来确定。例如“间”这个词，具有门缝、中间、间隔、离间、嫌隙、空闲等义项，而根据金文“间”字从门从月，意为门缝中透进月光，我们可以确认门缝义为“间”的本义。有时古代的字形是为词的引申义而创制，那么我们又可以根据词义发展的一般规律来加以推断。例如“贯”这个词，具有串连、钱贯(穿钱之绳)等义项，从字形看，似乎钱贯义为本义，但是根据词义发展必定受社会发展影响的规律，我们可以确认串连义为本义，因为钱贯只能是人类社会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又如“权”这个词，具有权力、称量、权衡、权宜等义项，我们根据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规律，可以确认称量为“权”的本义，其他都是引申义；“要”这个词，具有腰、中间、拦截、要挟、要求等义项，我们根据类似联想的思维规律，又可以确认腰为“要”的本义，中间、拦截等为引申义；“清”这个词具有水清、品德高洁等义项，我们根据比喻的思维表达习惯，又可以确认水清为“清”的本义，品德高洁是它的引申义，这种引申义同时又是比喻义。

由于一个汉字往往又是一个词，因此人们往往又说字有本义和引申义。其实字的本义，是指造字时所依据的意义。例如“其”，古文字像簸箕，所以这个字的本义是簸箕；“来”，古文字像麦子，所以这个字的本义是麦子；“权”，据《说文》的记载，这个字的本义是开黄花的一种树；“难”，从

說文六上 木部		六	
櫟	河柳也从木聖聲切	櫟	河柳也从木聖聲切
柳	小楊也从木卯聲卯古文酉切	柳	小楊也从木卯聲卯古文酉切
櫟	大木可爲鉏柄从木卯聲詳遵切	櫟	大木可爲鉏柄从木卯聲詳遵切
櫟	木似欄从木織聲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櫟土楊	櫟	木似欄从木織聲禮天子樹松諸侯柏大夫櫟土楊
櫟	棠棣也从木多聲弋支切	櫟	棠棣也从木多聲弋支切
棣	白棣也从木衆聲特計切	棣	白棣也从木衆聲特計切
櫟	木似橘从木只聲諸氏切	櫟	木似橘从木只聲諸氏切
櫟	木也厚葉弱枝善搖一名橐从木風聲方戎切	櫟	木也厚葉弱枝善搖一名橐从木風聲方戎切
櫟	黃華木从木翫聲一日反常巨員切	櫟	黃華木从木翫聲一日反常巨員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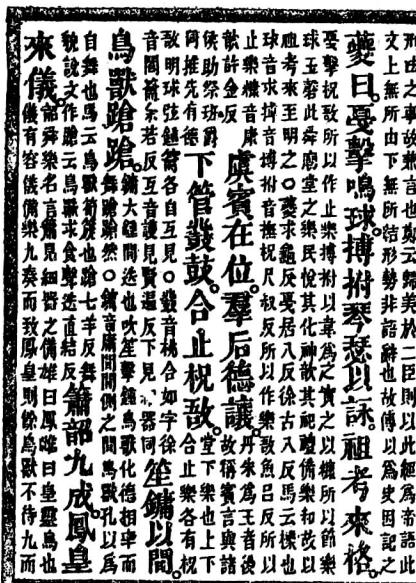
《说文解字》(大徐本)

字形看，这个字的本义是一种鸟。字是记录词的，显然，作为黄花树的“权”这个词，同称量义的“权”，根本是两个词；作为一种鸟的“难”这个词，同困难、灾难、责难的“难”，也是两个词，它们可以称为同形词，两个同形词的词义之间应该没有联系。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字的本义有的跟词的本义相符合，如上文的“间”，有的则不能符合，如上文的“贯”、“权”。当字的本义就是词的本义的时候，所谓字的引申义也就是词的引申义；而当字的本义跟词的本义不合时，那么所谓字的引申义就需要斟酌一番了。

如果有甲、乙两个同形词，甲有它的专造字，如黄花树名的“权”，乙借用了甲的字形，如称量义的“权”借用黄花树名的“权”，那么我们就说，黄花树名的“权”这个字有了一个假借义——称量。由此可见，字可以假借，词不可以假借；字有假借义，词不可能有假借义。

字形、字音和字义的感染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在古代汉语中，一个字往往就是一个词，因此汉字大都有字义。例如“虎”有老虎义，“跑”有奔跑义等。



《尚书·益稷》

具有不同意义的字，如果长期在一起使用，那么它们的意义就往往会发生感染。“胡须”的原义是胡人之须，“胡”指匈奴，后来“胡”为“须”所感染，才有了胡鬚之义，如“胡子”、“络腮胡”等。“媳妇”本作“息妇”，原义是儿子之妇，“息”指子息，后来“息”为“妇”所感染，才有了儿媳之义，字形也感染而加“女”旁，如“儿媳”、“婆媳”等。“涟漪”本作“涟猗”，出于《诗经》：“河水清且涟猗。”“猗”原是语气词，因受“涟”字感染，遂有微波之义，字形

也随之变为“水”旁。相同的字还有：胡琴→二胡、板胡，夏屋(大屋)→大厦、广厦，鞭炮→一挂鞭，等等。

不但字义会发生感染，字形也会发生感染。“凤凰”本作“鳳皇”，“鳳”字从鸟凡声，“皇”字感染而加“几”，成为“凰”。“嫦娥”本作“恒娥”，汉代避文帝刘恒讳，改为“常娥”，“常”受“娥”感染而加“女”旁。“蚂蚁”本作“马蚁”，“马”是大的意思，因受“蚁”字感染而加“虫”旁。相同的字还有：马蟥→蚂蟥，蝴蝶→蝴蝶，蜥易→蜥蜴，等等。

不但字形、字义如此，字音有时也会产生感染。例如容量单位“石”与“担”等量，因而“石”受“担”的感染，也读成 dàn。不过字音感染的现象比较少见。

1992年8月